

國朝紀事

國朝紀事

七

西南紀事卷七

餘姚邵廷采念魯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金堡

金堡字道隱浙江仁和人任氣敢言學古有識崇禎十三年庚辰成進士知臨清州甫五月落職順治二年乙酉夏大清師下杭州餘杭人姚志卓起兵復縣城殺新令堡往依之志卓敗走富陽堡渡江依鄭遵謙是年唐王立魯王猶稱監國除堡職方郎中不拜間關走福州上書略曰臣伏讀殿下出師之詔叩頭流血謂殿下立志如此必能光復二

京逮瞻企逾時翠華未出使觀望者離心卽砥礪者亦懈
體故千里赴闕迅請六師甫至金華徽州告陷若兵從淳
安順流而下則方國安之兵腹背受敵從開化步騎並發
直走諸暨則鄭遵謙之兵水陸夾攻是無浙東也藩籬旣
撤堂奧震驚臣恐八閩亦難安枕今日爲天下大計兩言
而決耳曰殿下出關則混一可期不出關則偏安亦不可
保今日爲江左急計三言而決耳曰不復徽州不可以保
浙東不復浙西不可以絕杭州不復上江不可以制金陵
請命定邊侯鄭鴻達精兵疾走徽州卽恢復國而杭州之

事一委之靖邊侯方國安計國安未能越杭而略浙西則姚志卓勇而知義有衆七千見屯臨安全營可拔金有鑑殺妻子而興師力戰三捷威名頓著鄭遵謙列營江上固守紹興之外猶可出偏師以相犄角三將合勢出沒嘉湖蘇松之間絕其糧道斷其聲援不過二旬四郡之兵伏而未發者收之可得十萬卽杭州守兵直游魂耳按臣黃澍願以身任上流誠能破羣疑以責後效使左帥部曲一呼而應亦足聯橫江楚與諸將會於南京然後徐圖冀北此所謂三言而決者也殿下躬擐甲冑祇謁孝陵此自日夕

瞻薪義不旋踵而尅期屢改計羣臣所以愛殿下者不過
曰天子之出宜萬全兵饟未充不敢以君爲孤注而已漢
光武騎牛殺尉有何富强之可因麥飯滹沱有何萬全之
足恃藉令殿下不階尺土遂不能徒步奮呼建中興之大
業乎且宋眞宗據天下之全故奸人得進孤注之論今殿
下親高帝之孫身託天南時危勢迫方當自以爲孤注激
發忠臣義士之氣何地非饟何將非兵若直爲此遲回坐
失大信於天下豈有空言籠絡足以感動人心者臣恐敵
國有以窺殿下之淺深事必敗矣此所謂兩言而決者也

王召對嘉其才氣且大用堡見閩事不可爲自請會師錢
江經略三吳以禮科給事中兼職方員外郎出監鄭遵謙
軍順治三年丙戌正月堡至錢塘江遵謙拜詔將遣子懋
繩迎駕越中文武大譁以堡故不受魯王官而從閩復至
動搖人心且黃澍已北降

大清復疏閩中願挈上江歸朝并合何騰蛟通劉洪起規取中
原冀前前慰堡信之固謂可用以故羣議不服陳函輝密
啓魯王請殺堡堡上啓以爲更始稱尊劉縝止居大司馬
之位湘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縝豈甘以賢讓不

肖崇豈甘以父讓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卽外患得
以相乘也殿下以姪事叔則唐王旣非湘陰以賢事聖則
唐王并非更始卽上表稱臣拜疏迎駕豈遂爲屈已乎兩
大相抗必至於離兩離相見必至於敗使敵國得乘瑕觀
變坐收漁人之效恐文武諸臣不得辭其責矣詩云兄弟
鬩于牆外禦其侮今當禦侮之時自啓闕牆之釁竊爲殿
下惜之殿下誠能息羣喙以奉一尊異日光復二京祇謁
寢廟唐王之功不過漢光武而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
厚實不虧而顯名爛焉卽唐王亦安能屈殿下哉不聽令

旨下法司究問堡奔黃鳴俊於衢州還至行在請終制不
許夏浙東陷七月

兵度仙霞入閩大震堡以三策說上言今日之勢誠能大
戒文武直走湖南用何騰蛟之銳竟擣荆襄傳檄雍豫中
原豪傑必有響應聞之者以爲殿下從天而降此上策也
移蹕虔州疏通江廣兼顧閩浙丁魁楚後勅於南雄萬元
吉前茅於建撫急呼楚師爲之連臂此中策也撫慰潰亡
并力一戰勝不虛生敗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來延建觀
望經時輕騎叩城避不暇出爲無策矣上不能用堡屢疏

語侵鄭芝龍芝龍欲殺堡營樓密奏上請聽堡終制以安
全之堡遂去及聞敗卒如堡言是歲堡避地湖南遣督師
大學士何騰蛟書言中朝舉動無以大服人心小則有河
北方命之憂大則有許下擅權之釁即使光復二京亦非
國家之福騰蛟深以爲然丁亥十一月以瞿式耜薦達肇
慶行在上疏陳八事一曰朝政不宜獨專也臣謹按祖宗
設官雖閣臣不攝部務文安侯馬吉翔護殿下於險阻之
中積有功勤賞以通侯誰曰不可前者閣銜之加吉翔陳
誼力辭可謂有體然辭閣銜而不辭閣權得無避名而居

實乎勳臣有事則挂印專征無事則理京師戎務其不侵
文臣之官者制之也其并不掌衛臣之事者尊之也吉翔
督理京營掌錦衣衛則已自褻矣復參與機務是內閣也
與會推大僚是大部都察院也章奏進止悉在其門是通
政司六科也誥敕經其看詳酌定是翰林院也出入內庭
口傳天語是司禮監也舉天下人之分理而一人任之三
百年無此法三百年亦未嘗有此人權震世者主危威震
主者身危度亦非所以愛吉翔也一曰勳封不宜無等也
思恩侯陳邦傳攘反正之伐遂晉上公已爲江粵諸勳所

笑一旦世守專恣妄行臣察潯州奉旨則居守耳以居守之旨行世守之敕可乎有此敕是交通于亂政之禁無此勅是矯詔犯不道之誅且朝廷頒賞自有常經功不一人漸何可長使封疆可以割裂則天子將爲寄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日罪鎮不宜久縱也閩賊郝永忠本我寇仇暫歸縲索未嘗遇敵一戰而震驚乘輿戕賊內地頃且殘靖州逐勦鎮矣陳友龍反正之後有力恢寶武之功永忠徧布流言謂勦輔騰蛟令其報仇欲以離義士之心敗督師之望永忠降敵不可事主無能勢且白頭作賊而敕

旨煦濡如奉驕子使得借朝廷之刃殺朝廷之人跋扈神
飛忠貞解體殿下下一詔削其官聲其罪使天下知其爲
國法所不赦卽幸逃斧鉞亦必有斬木揭竿爲萬姓雪憤
者永忠特獻忠之續耳殿下何憚而不爲也一日中旨不
宜頻傳也臣聞輔臣票擬不當上心駁改再三竟傳中旨
者果出自殿下之意乎祖宗朝軍國萬幾上每日御文華
或在煖閣召諸大臣面決可否卽廟算確有稟成而票旨
仍歸閣下所防在旁之奸絕神叢之借也今外廷之臣脂
韋多而骨鯁少大之不能引燭焚詔小之不能叩閣力爭

如果出殿下之意何不一切庶務聽各衙門率由舊章而重大機宜令輔臣上前公擬取自聖裁務求至當殿下既有憂勤之實且得以長料事之智益知人之明奈何使天下之人一疑其斜封墨勅一疑其口勅處分也夫用人而傳中旨雖君子亦謂之進自他途行政而傳中旨雖良法亦等於出之私意也一曰貪墨之風不宜自內廷始也納餽得官殃民蠹政殿下既不能禁之於外矣亦宜謹之於內乃一朱議沆也明旨業云撫按交參贓私狼籍而聽其輸饒令都察院嚴迫進解未幾命以監司推用矣未幾

復補平樂知府矣使議沈而賢者則無賊可追議沈而不肖僅有罪可贖論語曰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遂賞其竊矣然則輸餼有異於分賊乎都察院非追賊之官平樂府非償贖之地是一舉而三失也朝廷不以正率安能中飭羣工卽日下哀痛之詔何益於民生吏治耶一曰調停之術不宜自言路開也言官者是非可否所從出也天子曰是言官曰非大臣曰可言官曰否言官固未嘗無功罪也潘世璠之與呂爾璵一旨而得兩非吳其靄之與謝昌三疏而未嘗存一是顯示以不明不白之狀而隱示以一

輕一重之權則陰陽消息之禍必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使
言路可以調停則天下復有何事可容分別此固巧於立
仗馬寒蟬之榜樣者臣不願爲殿下聽之一曰義兵不宜
概行摧折也天下之以起義冒官而行私者多矣然在朝
廷自有機權以鼓舞開其初以察覈謹其後耳秦皇四海
旣一旦以銷兵生草莽之心今戰爭未已每見歸農之令
將無早計乎道路爭傳揭示通衢謂破家起義全髮隱山
八字見之欲嘔以臣虛公之論行已各經權彼此不容偏
廢凡爲國家矢報智以濟忠者上也愚以成忠者次也其

中破家起義亦有用之才全髮隱山不過無用之士然揆
之名教未爲得罪亦何至於欲嘔哉夫出於一已者固天
理之存亡傳之四海者卽人心之嚮背不可不慎也一日
奉使不宜濫及非人也聲教旣阻文告爲先荆棘少通使
命特重或以一人規一路或以一路規四方朝望旣輕首
尾皆斷今負販之夫苟且得官皇華載道頃聞恭慰山陵
令江右賁奏通判吳之俊加以部曹附便前往此何等大
事乎南都自有親臣大臣如不可往復安用此謂殿下輕
天下可也倘謂殿下輕祖宗可乎周鼎瀚以小人无不